

鳳凰山恩仇

純
民



鳳凰山恩仇

純 民

海 峽 文 藝 出 版 社

一九八六年・福州

鳳凰山恩仇

純民著

*

海峽文艺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貴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10.375印张 6插页 245千字

1986年6月第1版

1986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870

书号: 10368·170

定价:

2.00元

出 版 说 明

一、举凡在事业上取得卓绝成绩的人，不管他们是科学家、艺术家还是作家，都有平凡而又感人的、至关重要的第一步，我们编辑出版文学新人第一本单人集丛书，就是为他们的第一步做些有益的工作。

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文学新人争相破土而出。他们以新的姿态、新的气魄、新的内容和自己独特新颖的艺术风格，出现在读者面前，崛起在文坛之上，真是人才济济，硕果累累。为他们编辑出版一套第一本单人集丛书，不仅是汇集他们的丰富成果，繁荣文艺创作，促进文学新人的成长，而且也是为了给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文学发展时期，留下它的历史纪录。

三、我们将有计划地、分期分批地、不断地编辑出版这一套文学丛书，凡在本刊选载过作品的文学新人，都在编选之列。

四、文学新人第一本集子，以作者的中篇小说为主，适当选收一些较为优秀的短篇小说和其他文艺作品。集子前头，刊有作者近照和作者简介；集子后头，有作者后记或附记，介绍作者的创作感受和成长过程，为文学爱好者提供借鉴和经验。

《中篇小说选刊》编辑部



纯氏

目 录

太平角轱事.....	(1)
混 凝 土.....	(48)
报上没有的消息.....	(146)
凤凰山恩仇.....	(243)
后记.....	(322)

太平角轶事

一

太平角，要在内陆至多算个小土丘儿，可在这海滨城市，便是一颗翠绿的珍珠了。三面环海，碧波拥抱，一山翠色，化入蓝天。更为奇观的是：山顶突兀拔起一块三十多米高的圆柱形巨石，石顶有六、七亩大小的一池清波，取名天池。所以，五冬六夏，这太平角是云烟氤氲，远远望去，象是满山托起一个玉盅，在敬天、祭海。春秋中期，齐景公远离国都三百里，观山赏海，居于此竟然“六月不归”。秦始皇五次巡游，有三次到了这里。至于后来的文人墨客，排文布诗，简直可以集一本《太平角文集》。

传说，太平角是四海龙王在这儿设宴请玉皇大帝时，醉归，遗下的一个玉盅化成。这玉盅可是个镇海之物，海上若起风暴，山顶池水必先呜咽作响，而且再大的浪涌到了这儿也变得微波不兴。三百年前，黄海边上的那次大地震，沿海潮涨三十里，唯独这太平角，山顶池水泉涌冲天，但海水依然蛰伏山底，连一草一木都没伤着。既然这儿神山仙水，占尽风水，山前建起座太平

寺，山后也修了座太平庵。这太平寺远海望来，金碧辉煌，海南海北过往渔船、商旅无不顶礼膜拜。

到了十九世纪中叶，这里先后经历了德、俄、日三列强的霸占。沿太平角的海湾又建起了一座座千奇百态的洋房。那逞着帝国霸气，既笨拙而又富丽的俄罗斯房子；那象向天国争交幽灵，镶满红、蓝玻璃的古堡尖塔；那透着日本人聪明实惠的二层小楼，鳞次栉比，逶迤不绝。太平角后的一座山，成了这些洋人的墓场，取名万国公墓，十字架的碑石立得遍山皆是。连起的街道也显示了他们的野心，把山海关、嘉峪关、居庸关这长城的八大关直取街名。岂止是踩着中华的万里长城，连离这儿十几里的市区也取了中华本土，从北京到西藏的各省各市的名称做为路名，那风头分明是要把咱中国的山水抢尽了。

江河依存，风光犹在。如今这风景艳丽的太平角修建了一座座高级宾馆，成了避暑盛地和游览区。打从开春起，这儿就游人如织。青年人走山道、穿万国公墓到太平角。那上年纪的，沿着海滨大道，观着一路樱花，浴着习习海风，徐徐而行。太平角风光究竟多美，这儿写的不是旅游手册，笔者不敢多赘，读者有兴，还是循着导游地图去观赏吧！

却说这太平寺的香火再也没有兴旺起来。现在寺的门前竖着一块牌子——“照相机厂”。闲人免进，谢绝参观。所以寺后那可拾级而上，八角九层的空心砖塔，游人们也就只好仰望远观了。因此，一个只有三百多人的小小照相机厂众目睽睽，就在市民的或谩骂或嫉妒中，名声大震了。这自然是“文革”一功。但如今迁厂，确实不易。要知道，这厂里的工人决非凡民。除了干部子女外，还有通过各种门路进来的人，地方出名，人更矜贵，小厂不大，牵连不少。若不，要是早迁了，也许成就不了我们这个故事呢！

太平寺依山傍水，地盘并不大。一个院落，六十多亩地。前、中、后三间殿堂全改成了车间。白白的灰墙一尘不染，一排排装配工用的小桌子排列得整整齐齐，一台台光栏面积仪、焦距仪、快门测速仪、读数显微镜琳琅满目。工人们进车间换鞋，身着白衣，戴白式筒帽，全然一派现代化的派头。

厂里不须设宿舍区，工人们住家都是挺高级的洋房，不当和尚尼姑，又不修行苦渡，谁希罕这全木的阴凉的捞什子。进了头道大门是个挺宽敞的院子，东西两排厢房，过去这是为远道来的香客们留住的地方。这厢房是圆木梁，半圆土瓦，木格窗，屋檐角微微上翘，细察看墙上的砖块还是刻着经文的经砖。如今，这东厢房，成了厂办公室，西厢房，除了几间归行政科放杂物外，还有几间作了远道不能回家的单身职工宿舍。最北一间宿舍，住着被那些自觉不自觉地喜欢显露父母尊贵的子弟们，称为“土鳖”的三个青年人。

田雨家在内地山区。人虽长得英俊，但至今穿着既没样儿，又没音响效果的山里蹬千层底布鞋，床上还是蓝底白花的粗布被子，所以被人们称为顶着满脑袋高粱花的土鳖。周航是个鞋匠的儿子，小伙子长得不算漂亮，但生动异常，若分解开看，脸上的部件全是标准的精明件儿，额头高高的，眼睛亮亮的，嘴巴宽宽的，那又长又细的鼻子，象个响亮的单簧管。他和田雨都是学精密仪器的中专生。还有个吴启立，是条威武有力的汉子，文采不足，但精通武术，拳脚十分了得，生得宽肩窄腰，那身板儿能参加健美比赛。他是顶替当炊事员的父亲进厂的，“世袭”进了伙房。厂里小青年都称他吴师傅，这称呼不知是恭维他武艺好，还是暗讽他是个办饭的。

就在这西厢房的另一头，还住着位非工非农的身份特殊的姑娘——夏小凤。她的身世就是一部传奇小说。父亲原是太平寺的

和尚，母亲原是太平庵的尼姑。有寺就有庵，风月无边，这原是世人糟蹋出家人的谰言。从地理位置上讲，这太平寺和太平庵山前山后，在地图上确是同一点，但实则，玉皇大帝留下的那只玉盅却是把太平角这座山隔成两屏，若是从山下绕着走，整整六里。这段奇缘，还得归到五八年。佛教学会炼钢铁，前山和尚支了个小化铁炉，后山尼姑竟用风箱象炒菜似地熬铁。小凤的父亲天成和尚是作为技师到后山帮助放“卫星”，才认识了小凤的母亲墨玉的。谁知这一相识，俩人动了凡心。天成和尚才学渊博，聪明善讲，他竟以称赞不必出家学佛的大乘经典中的《维摩诘经》、《优婆塞戒经》说服了墨玉，结果两人还了俗，结了婚，在山后的太平村落了户，这才生下小凤。六十年代初，破除迷信，这山前山后的尼姑、和尚都归集到几十里外的崂山山里。可总得有人看寺呵，小凤的父亲通文墨、精经书，也就经文物部门同意当了临时工，全家搬进太平寺，成了既管文物又负责清洁卫生的看寺人；这本也算是小凤爹娘的造化，可是福兮祸所伏，“文革”初，大破四旧，太平寺后院的藏经楼，毁经书大火烧了三天三宿。天成心急如焚，冒死从中抢出一部从印度传来的《贝叶经》，送到了博物馆。这部装在檀香木盒里的经书非常奇特，它写在形窄而长，色白中透黄的树叶上。这别说在国内是珍品，就是在国外也罕见非常。谁知这事儿泄了，小凤爹娘当即被“天兵天将”捉拿起来，连游斗加人身攻击，天成、墨玉经不起羞辱，双双登上山顶，跳了那深无底的天池，撇下小凤孤苦无依。转眼十年，小凤成人，说不清是落实政策还是怜恤，反正一直在太平寺里住着的小凤，当了照相机厂的一名打扫厕所、清扫天院的没有入册的临时清洁工。厂里每天给她八角钱的工钱，当然这钱是从卫生费用里出的。小凤冬天一身黑，夏天一身蓝，见了人就远远地躲着。不展的细眉，低垂的眼帘，总带着几分淡淡的幽

怨和哀愁，象是那墙上残留的小石佛，永没有个笑模样。可是小凤长得却是天生丽质，冰肌玉肤，尽管她从不和工人们讲话，但厂里的人却爱闲扯她几句，那象见了希奇古董似的小青年更是爱直勾勾地瞪她几眼。人们背后叫她“小尼姑”，尽管这浑号有着小凤血统上的缘故，但喊的人却未必没有着阿Q那样的邪念。

如同这太平寺大煞风景的变成照相机厂一样，这经历迥异的四位“居士”，也只好被冷落在这太平寺内，守着那暮鼓晨钟，孤殿寂塔。

二

年轻人心火儿盛，谁没个自尊心。这三个被人瞧不起的“土鳖”，尽管爱好不一，性情不一，理想不一，但却结成了同盟似的小小防线。

周航象个宏论家，总爱发表他那带点愤世嫉俗的演说：“写诗，和画画一样，只要把红的、蓝的、明亮的、灰色的一块块颜色抹到画布上，再把汉语字典里的名词一个个凑起来，加上感叹号、破折号、点点点的省略号，看不懂，朦胧美更好，这就是诗，这就是稿费，名气！懂吗？”周航大模大样地拍拍吴启立的肩膀，仰着脸，象个直角三角板的鼻子高傲地翘向天花板：“好了，老兄，讲多了，你也不懂，你还是练你的武术吧。等田雨研究出带电脑测光技术的相机，我嘛，也当了诗人，我们俩人都发迹了，你给我们当大管家吧！忠诚、善良是你的本性，可要在这个世界上闯荡，你可是白丁一个，太老实，太憨了！……大吴，我借给你的那本巴尔扎克的《高老头》看了吗？小说的结尾，拉斯蒂涅埋葬了他青年时代的最后一滴纯洁眼泪，双臂抱胸，远眺着不胜向往的灯火辉煌的巴黎，气概非凡地说了句：‘现在咱们俩

来拚一拚吧！’朋友们，我们给讥笑得够了！总有一天，在这大海边的太平角会升起一颗新星。那时，我会象犹太人一样精明，德国人一样发奋，日本人一样自强……”

周航说到这里，挺着胸，眼里闪着亮亮的激情的火花。

“可是，你象中国人的什么呵？”坐在一截小木墩，伏在床上看书的田雨转过身来，狠狠地看着周航。

别看田雨少言寡语，可周航轻易不和田雨对辩，因为田雨可不是吴启立，说出一句就象铁匠种的小榔头，锤锤敲在点子上。矮中见矮，尽管连周航也有些瞧不起田雨这个十足的乡巴佬，可若论学问，田雨的专业知识比他强，真要理论起来，定得甘败下风。所以周航可以对吴启立天南海北的胡诌八扯，对田雨却不敢妄动。前些日子，在生产技术会上，就全厂今后的生产规划，田雨提出了放弃厂里现在主攻的高档机械照相机，转轨改产，设计制作应用电子技术的普及型的低档照相机的方案。参加会议的市局头头听了频频点头称允，这事儿连厂长、书记都瞠目视之。周航有些嫉妒，没想到连个三截头皮鞋都不敢奢想的田雨，整天呆在宿舍里，啃哧啃哧闷不出声，却能有板有眼地提出一整套折人心服的战略方案。

周航有些尴尬，脚踩在床沿上用棉纱把他那双十二元五角的磨光猪皮鞋蹭了又蹭。他家里家境不算富裕，虽说这几年允许个体经营，但父亲的那个小修鞋摊并不多景气，因为人们有了钱，重打扮了，穿破鞋的人少了许多。所以虽然家里不用他接济，但也不能贴补他。四十二元钱的工资，要置办套现代化的行头，别说买六〇六〇的收录机，就是添被子，置衣裤也得寅吃卯粮。至今，手腕上还带着那块从走私贩子那里买来的四十五元钱的假牌破表呢。

周航聪明，才气勃勃，因此，种种念头常折磨着他。他的知

识多出自于什么《环球》、《世界知识》、名人传记等各种杂志。什么希思的祖父是个看灯塔的；当过清道夫的杜鲁门，母亲是个农庄女奴，他什么都知道点，但往往又谬误得可笑。他崇尚崛起的伟大，敬仰他人的奋斗，但又多是艳羡飞黄腾达。他喜欢作诗，有激情，一旦灵感来了，冲动得浑身打哆嗦，但过不了多久，又会去梦想另一幅图画。

“吴大师傅，”周航忽然又冲着吴启立喊起来，“你那勺子头要是再厉害点才好呢！让那些瞧不起咱们的小子尝尝咱哥们的厉害。卓娅那个女妖魔，今天偏偏找上我的碴儿，说我漏检了五个没调好焦距的相机。扯淡！她那样儿还想学诗呢。上周，要不是我把她那首诗的最末两句给拔了拔高，连墙报也上不去。以后，我要让她知道知道咱们的脾气！”

“算了吧。我看呀让你那一改，反而显得太露了。”田雨又转过身来说，那双浓长的眉毛又不满地皱了起来。

“投降派、软骨头！卓娅不就是个市委书记的女儿。大吴，你看他的立场跑到哪儿去了，以后再不能给他多打菜了！”周航信口说着，也算是对田雨的小小回敬。他看着田雨脸忽地一下涨红了，不觉心里有些暗自得意。

吴启立却有些愠怒了，一把把周航推到床上：“你胡呱啦些什么！田雨都一个星期没上食堂打菜了。”

提到食堂买菜，这里还真有点奥妙。

吴启立虽说是初中毕业，但真正学问不过小学六年级。平常看的书也都是通俗侠义小说和《长拳》、《少林拳》之类。一早一晚，一趟拳一趟棍，这是每日必练的功夫。练起功来，如金豹出穴，腾爪揽月，跺地有声，拳拳生风，势动神随，锐不可当。他胆量特大，别人下班，都是顺着海湾走柏油马路。他没有自行车，要是回家，不管晓风夜星，总是来去穿山走那没有人迹的万

国公墓。就是厂里那个外号叫“阿里”的，在市拳击队、摔跤队拜过师的体委主任的儿子铁君也不敢惹他。因此，他确实是他们这个宿舍不受外来侵犯的重要安定因素。

平素，在炊事班里，吴启立专管揉面、切菜、运煤这些粗活儿。干得卖力。可也没少挨了司务长的埋怨。一块新菜板，到了他手里，用不了一个月就剁烂了。炒菜时，他单手掌铲，海海的一锅菜，他象搅拌机似的搅着，甩得锅台、地下到处都是。做饭不行，他可是伙房的保镖。他顶替他老子，上班的第一天，就大拇指、中指一夹，把和伙房的老师傅吵架的铁君的铁饭碗捏扁了。从此，除了他公休，开饭时，人再多，嘴再杂，却连个口角的都没有。卖饭时他掌勺，天老爷子也是一勺一份，决不给多添半勺汤。可是精细的人，还是能看出来，他对三个人有区别。一个是那位市委书记的女儿卓娅。三角钱一份的辣子炒鸡，他会给她盛半碗辣椒，里边能有半个鸡头就是好的。另一位就是田雨，田雨有个外号叫“老一角”，可是隔三岔五，吴启立能收他一角菜票，给他盛三角的菜。还有一位就是“小尼姑”夏小凤，夏小凤轻易不到食堂打菜，但只要来，不管钱多钱少，吴启立总给她盛满碗，那怕小凤买二分钱的咸菜，吴启立也能让小凤够吃三天。别人没个敢议论的，因为大吴在那些带脂粉味的小伙子中确是个“土地老爷”。别看有钱买珍珠霜，发蜡，可谁也怕大吴光给盛汤不给肉。而吴启立也振振有词，他说食堂并没吃亏，卓娅盛少，田雨盛多，“堤内损失堤外补”。

人以食为天，谁有钱不是先填饱肚子解解馋。田雨老家是山区，本来就穷，兄妹四个，他排老大，还要承担供弟妹上学的义务。再说有点钱，还想多买几本书，三百页厚的科技书起码二元钱，等于十天的菜金。但田雨最怕吴启立来这一手，他甚至私下哀告似的和吴启立订过君子协定，“给夏小凤多盛点，千万别给

我多盛了。”可是吴启立嘴里答应，主张不变。为此俩人翻了脸，田雨到合作商店买了二斤咸菜疙瘩，快二个星期没到食堂买菜了。大吴眼看田雨人都熬瘦了，只好自己掏腰包在城里饭店买回一只烧鸡，一斤酱牛肉，还提了瓶酒，算是给田雨赔礼道歉。

象调节神经一样，哪个光棍宿舍没议论过姑娘？他们这间宿舍，好象最恨的是卓娅，但，谈的最多的也是卓娅。是呵，卓娅漂亮有风度，她那光亮白皙的皮肤，富有诱惑力的身段，与众不同。那眼神儿，手势，象是极强的磁力线，再傲气的小伙子也得乖巧服从。当然，在这无形之中以父母官大官小而划分等级的照相机厂里，卓娅能成为众星捧月、趋之若鹜的头儿，与她是市委书记的女儿，不能说不无原因。所以在这个被贬为“土鳖”的宿舍里，最恨的好象也就是卓娅。而周航对于别人送他“小鞋匠”绰号的气愤，往往就发泄在这“女妖魔”身上。至于周航叫她“女妖魔”，是不是还有别的意思，就没法深究了。

唉，就是在这统一战线的小宿舍里，也是危机四伏。沉默片刻，吴启立从门后拿起蜡条棍子，就要到院子里去习武。田雨象忽然想起什么，说：“大吴，这是今天刚来的《中国青年》，你给小凤送过去。噢，你问问她感冒好了没有，这银翘感冒片挺灵，你也带过去。要是明天再不退烧，最好到医院去打一针。你告诉小凤，明天她不要早起，扫院子，咱俩包了。”

吴启立把药瓶装进口袋里，走了。

周航悻悻地想，谈卓娅，一本正经，关心“小尼姑”，倒这么热乎。

月上中天，胡扯一通的激情一消逝，继之而来的就是无限的寂寥。周航捏起钢笔，凭窗眺望：海、天，忧郁的暗蓝色，没有一行好诗句跃上心头……

三

“爸爸，我要是找个农民的儿子或是鞋匠的儿子，你不会反对吧？”

话一出口，卓娅后悔不及。都怨爸爸，他好象第一次意识到二十二岁的女儿已经过了法律规定的结婚年龄似的，天知道怎么会在吃饭的时候从新宪法又扯到女儿有没有对象来了。

只见爸爸那双半白的浓眉毛抖了一下，眼睛象锥子似的锐利而又认真地盯着女儿，好大一会儿，含在口中的鱼刺才吐了出来，象开会宣读决议似的庄重地说：“这是你自己的事，由你自己决定。别忘了你身上也流着一个石匠和一个铁匠的女儿的血。可是，我有一个条件，就是将来你们不能敲榨我。”他用筷子敲碗边，“懂吗，什么叫敲榨？”

卓娅当然懂了，有的干部子女利用父母的优越条件达到别人达不到的目的。不过卓娅却毫无愧色，她这个市委书记的独生女就没仗着老子的地位钻到哪个部、委、办去。

也许是爸爸老是把卓娅当成小孩子，所以在家里从不给她讲什么大道理，可是卓娅知道爸爸在注意着她。工作忙，他们父女难得聚在一起。可是父女俩却有一个默契：每当星期日的上午，他总要在家见见女儿。父女俩挨着坐在一个沙发上，爸爸听卓娅鼓着小嘴没完没了的讲着，从看了什么小说，读了什么诗，以及她想自制一种能测双镜头相机的两个镜头精度的物距刻度测距精度仪，一直讲到厂里谁和谁打了架。有一次，卓娅愤愤地向爸爸诉冤，说自己买菜时，掌勺的吴启立常常欺负她。爸爸听了乐得哈哈大笑，连眼泪都笑了出来，然后又风趣地说：“好，好，这小伙子有个性，要是我去了，他会让我喝辣椒汤！”卓娅索性把

田雨、周航、大吴这三个“土鳖”的故事都向爸爸讲了。

“这就对了。因为你比他们优越，所以他们就反对你，讨厌你，你说说你有没有觉得比他们优越？”

卓娅委屈得要落泪，说：“前些日子厂里的书记还夸我是安定的因素呢，因为由于我安心工作，所以好些想调走的人也不好启口了。至于和吴启立、田雨他们这些人的关系……”卓娅没有说下去。

爸爸站起身来，摸着她的头说：“我看你应该考虑一下，严格要求自己。当年，你不是和这些人很合得来吗？还记得七二年，我从干校请假回老家去看你，你正和一群孩子在河里捞虾呢，赤着脚，卷起裤腿子，标准的一个农村的泼泼辣辣的假小子。这会儿……”爸爸看着卓娅脚上的红色带金花的高跟皮拖鞋、裤线笔挺的纯毛哔叽直筒裤，拉链衫，再什么也没讲，只是用手刮了一下卓娅的鼻子。

是啊，这一代人和老一代人的感情、追求不可能完全一样。这么多年，出了这么多好歌子，爸爸最爱唱的还是“我扛起了三八枪，子弹上了膛”，“大生产那么吓嗨！”而且唱得一字不差。这些歌卓娅也会唱，可那是为了伴着爸爸解闷儿。其实爸爸并不是保守派，卓娅从报上读到过爸爸在市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说“要多创作为青年人喜爱，健康进步的歌曲。”

可是爸爸对这一代青年人还是有一些看法的，他曾说过：“总有一天我们这些老头子要离休，不过交给你们，我是有一点不放心……”

“是不协调？”卓娅舞着纤细的手指做了个弹钢琴的姿势。一撇毛不是要学象弹钢琴那样么？所以卓娅在和爸爸谈话时常用这个手。

“不，倒不是这个。我是有些看不透你们这代青年中少数的